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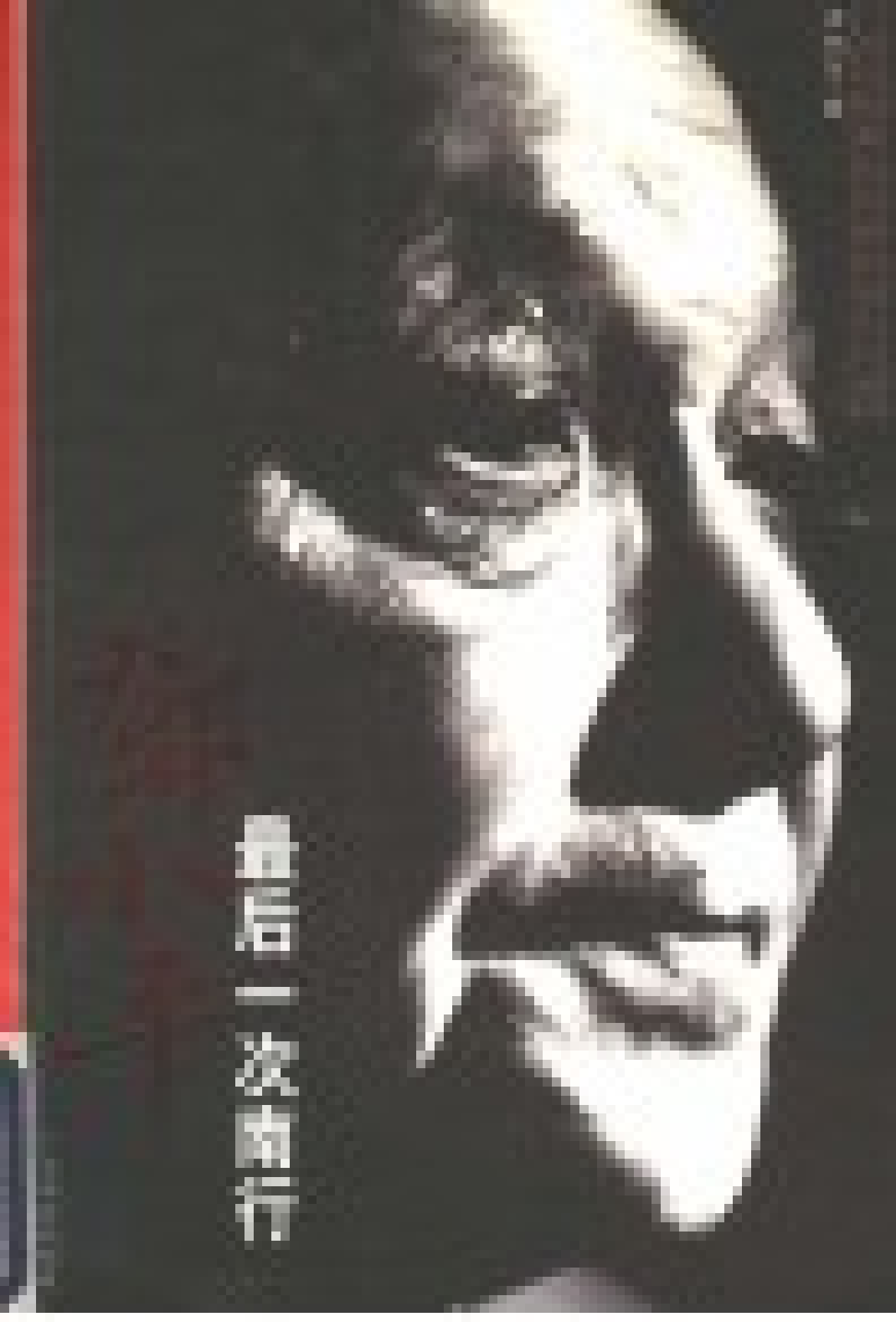
一场没有事先张扬的惊人行动
田炳信／著

最后一次南行

邓小平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曹石一 文 图



田炳信 / 著

邓小平

最后一次南行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 / 田炳信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04.9

ISBN 7-80653-565-9

I. 邓… II. 田… III. 邓小平 (1904~1997) — 生平事迹
IV. A7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2093 号

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

著 者 田炳信

策划编辑 李 默 梁 坚 唐 朝

责任编辑 唐 朝

出 版 广东旅游出版社

发 行 新华书店 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 (010-64959556)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3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53-565-9/K·192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直接联系。)

前 言

那是毛泽东，那是邓小平

1988年，我领着四岁的女儿田然，从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，走到红墙金瓦的天安门的金水桥边，我指着城头上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，指给女儿：那是毛泽东。女儿歪着小脑袋指着毛泽东的画像说：不，邓小平。

毛泽东对于我们这批四、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印象太深了，而对于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出生的人，他们的视觉、听觉中看到的图像和听到的名字，最多的应该是邓小平。

我相信了孩子的感觉和误认。

邓小平的时代拉开了帷幕。

准确地说，1978年，邓小平的时代就拉开了鲜红的帷幕。

1992年邓小平南巡，是中国波澜壮阔的舞台上最精彩的一幕。

目 录 ①

c o n t e n t s

- 前 言 那是毛泽东，那是邓小平
- 第一章 插柳不叫春知道 / 1
- 第二章 阵云遇风，往而却回 / 30
- 第三章 黑虎铜锤，一锤定音 / 63
- 第四章 八段若愚，九段藏拙 / 100
- 第五章 将军赶路，莫追小兔 / 130
- 第六章 孔子只弹一只曲 / 161
- 第七章 珠江不是一条江 / 188
- 第八章 远来近悦，富比穷好 / 212
- 第九章 真龙藏不住 / 240
- 第十章 北方下雪，南方落雨 / 266
- 尾 声 礼花还在天空 / 287

目 录 ②

c o n t e n t s

备忘录一 访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 /295

备忘录二 访广州军区原司令朱敦法上将 /305

备忘录三 访新华社广东分社原副社长、高级记者牛正武 /318

备忘录四 访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陈开枝 /328

备忘录五 访中共广州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陈建华 /340

附 录 邓小平南巡讲话 /349

参考文献 /359

第一章 插柳不叫春知道

山河天眼里，世界法身中。
莫怪经销热，能生大地风。

——[唐代]王维

1992年1月17日。中国农历是辛未羊年腊月十三。

腊月又称季冬、淙月、嘉平月、丑月、冰月、残冬。旧时腊月里有五个重要的日子：腊八节，腊月二十三，官方送灶王爷上天日；腊月二十四，民间送灶王爷上天日；腊月二十五接玉皇大帝回宫；除夕日，封井祭井神，贴春联迎财神。腊月是人间和神界迎来送往最繁忙的月份。礼多人不怪，礼多神也不怪。

旧时，北方人家供奉灶君，每年腊月二十三，糖瓜祭灶，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，不让他上天胡说。七天以后，年三十晚上，却又恭敬地请回灶君。

一个叫张琦的人调侃地写道：灶君是北方人又爱又恨又甩不开的神仙，只好年年耍弄他一次，再请回来准备第二年接着耍他。这也是幽默，是对神的幽默，自然也是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权势的一种讥讽，倒不全是迷信。把腊月二十三定为“愚神节”挺不错，比“愚人节”

要超脱、无害，并幽默得多。在这一天，让所有受神们压抑的凡人，都尽情地揶揄神仙，表现出自己的才智，多有意思。让那些想当活神仙的人，看了也心悸。

人间也是如此繁忙。

白云机场、虹桥机场、首都机场、贡嘎机场、双流机场，中国所有的机场起落架次增多。

广州站、上海站、南昌站、南宁站、长沙站，中国所有的站台都站满了人，车厢里都挤满了人。送站、接站。大包、小包。拎箱的，拉行李的，打工的，经商的，做官的，读书的。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。回家过年！腊月，是中国人临近春节流动的高峰月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几年这个月份，天上、地下、陆地、水上，至少有二亿人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在流动。

腊月搂着正月，辛未年牵着壬申年，羊年的肥尾巴扫着猴年的小脑袋。过年的气氛像雾、像雨、像风、像空气和阳光弥漫在中国大地。年味的浓度乡村比城市浓，小城镇比繁华大都市浓。杀猪宰羊，腌菜薰肉，买鞭放炮，过年了，过大年了，送走羊年迎猴年了。

中国人过年的节日意识之浓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。除夕夜晚全家团聚的“年夜饭”，称为“团圆饭”，全家人围坐圆饭桌，一盘圆火锅，鱼圆，肉圆，取义“三圆”。

古人认为天圆地方，古籍中说的“载圆覆方”，指天为圆，地为方。《易经》说“圆而神”，崇“圆”也就是敬天。历代帝王也被封为“真命天子”，于是“圆、天、神、帝”成为一体。由于长期崇“圆”的民族心理态势，民间就将“圆”与敬天、吉祥、万事如意划了等号。

北京。入冬后落下的第一场雪刚刚溶化，天空似乎还弥漫着雪花的碎影。国槐、小叶杨、梧桐、柳树都裸露出尖秃秃的枝杈，清瘦。行人都裹上了厚厚的皮衣、棉衣，肿胀。落在古香古色的红墙金瓦上的雪已无影无踪，落在长安街、天安门广场和地坛的雪也早被寒风和冬阳驱走，只有背阳的旮旯儿的残雪还在诉说着冬的淫威。雪下得快，也溶得快。腊月的北京，就在雪落雪溶，半阴不晴中、似有喧哗又无声响中静

候着春的到来。

天色渐晚，华灯初上。

从景山后街的不太宽敞的胡同里，一溜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驰出，经过天安门，驰过北京饭店，驰过王府井，在警察的注目礼中，一路绿灯，驰进北京站。

北京火车站。中国第一站。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最重要枢纽。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，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。而在东侧的一个月台上，稍显冷清，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，警车开道，二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，依次停下。小平夫人卓琳，坐着轮椅的邓朴方，胖胖的邓林，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，邓家的大秀才邓榕，准备踏进商界的邓质方及女婿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十人，踏进了专列。

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，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，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，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。

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。

又一列火车驰进轨道，站台上重新是人声鼎沸，喧闹四起。

驰出北京站的这趟列车是一趟没有编开车次的专列，除了中办和铁道部的部长，没人知道开往哪里。

所谓专列，就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。中央主要领导出行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，可分为专车、专列、专机。

建国初期，副总理、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乘坐的专车多是苏联造的“吉斯115”高级轿车。

毛泽东坐的是一辆黑色的防弹“吉斯”。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坐过这辆车，回国后，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泽东。1971年9月，毛泽东南巡时，洞悉林彪政变阴谋，他返抵北京丰台后，正是这辆“吉斯”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。

五十年代，部长级的领导人多坐苏联造的“吉姆”。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专车即是1952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的“吉姆”。唯有外交部长陈毅坐的是德国“奔驰”轿车。但他没坐多久，便送给了长春一汽，为生产“大红旗”轿车做了样本。

1958年，“红旗”轿车试制成功，这种车身長近6米，设三排座，人称“大红旗”。北京市长彭真是正式乘坐“大红旗”的第一人。1966年，首批20辆“大红旗”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。

六十年代后期，“红旗CA722”轿车开发成功，这种防弹“大红旗”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。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“大红旗”无大差别，只是略为高大一些，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，底盘防爆，防弹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，轮胎能自动补漏。

林彪最喜欢汽车，第一辆防弹“大红旗”送到北京后，便孝敬了林彪。林彪一闷就让司机载着他满北京城转。1971年9月12日深夜，就是这辆车，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。

防弹“大红旗”共生产12辆，除了林彪外，周恩来、朱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都乘坐过。而毛泽东在1972年才坐上自己的防弹车。尼克松访华时，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坐“大红旗”进入中南海。“红旗”轿车因此名扬世界。

八十年代初，“红旗”轿车停产，中央领导相继配备了进口轿车。九十年代，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，中央领导人不坐进口车，因此，中央领导换乘国产的一汽奥迪轿车。

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首脑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，它的特点是安全、快速。中国建国初的主要领导，主要是乘专列出巡，毛泽东尤喜乘专列出巡。周恩来为人低调、朴素，每次的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箱，办完公务，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的后尾，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。

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，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，自我解嘲地说，我当年也有“三个专”：从北京到江西是用“专机”送来的，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，“专车”送去的，在301医院住院，一个人住一层楼，也是一个“专”。

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专机师副师长王进忠在其《云中岁月》一文中透露：他为毛泽东开过专机，也为十大元帅和当时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开过专机。

专机飞行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，也有它的具体规范。一本《专机工

作条例》，从飞机状况，工程机械保障，气象保障，组织实施，机组人员选择配备，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，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、当地政府协调配合……林林总总，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。但早年的《专机工作条例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：它没有明确规定同一架飞机上，究竟可以乘坐几位政治局以上的首长和几位其他不同职别的首长。有一回，中央政治局在广州召开会议，王进忠驾驶的飞机上同时乘坐了四位政治局委员。

飞行员都有一双视力过人的眼睛，王进忠每次执行专机任务都观察所乘客人的喜好和生活习惯。

在王进忠的记忆里，毛泽东在飞机上的特点是不停地工作或学习，他人还未登机，书、文件就摆在桌子上。凡飞过毛泽东专机的人一致认为，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课本，这与毛泽东那几年正在攻读英文有关。

周恩来总理是众所周知的大忙人，自然总是批阅文件，与人谈话，抓紧点滴时间工作。

刘少奇坐飞机时，常把王光美带在身边。王光美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刘少奇秘书的角色。为了使刘少奇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，王光美让刘少奇倚靠在床上，她读文件，刘少奇闭目静听，当听到重要段落时，他会睁开眼把文件拿在手里，再认真认真地阅读。

朱德的习惯与众不同，他喜欢同飞行人员挤在又窄又小的驾驶舱

里，不愿意待在舒服宽敞的客舱。飞机常常还没有改平飞，他老就抱了一个大枕头进来，和大家一起拉家常、问寒问暖、问长问短。



◎朱德司令视察广东边防。(1958年)

专列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住所。卧室、卫生间、会客室、会议室、活动室、餐厅、警卫室、随从室、行李仓一应俱全，铁道部统称为绿皮车。这种专列外观和普通旅客列车一样，没有区别，只是绿皮车上没有出厂车牌和出厂日期，也没有始发站和终点站的站牌。建国初期，专列使用的机头是蒸汽机车，现在则大多是内燃机车。时速在120公里以下，燃料使用的是负30号柴油，这种柴油一般是空军战斗机所使用的，好处是在零下30℃不会冻结。

邓小平走出卧室，脱去厚重的外衣，人也轻松了很多。车厢里的气温调节得和在家里没两样。车厢两边加了扶手，便于老人家行走。懂事的羊羊跑过来：“爷爷，我拉着你。”

邓小平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爷爷拉着你吧。”

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和一双稚嫩的小手拉在一起。

邓小平极重亲情，晚年更甚。

这次南方之行，他就是等萌萌、羊羊放了寒假，才出来。北京市中小学放寒假是1月15日，才准备了一天，17日就出门了。

孙勇和两个孩子极熟，“萌萌，考得不错吧？”

萌萌挺懂事地说：“还成。”

不药而愈，不食而饱。北京，邓小平的书房里，有一只装饰竹篮，里边放了七只白瓷玩具猪，他的女儿风趣地解释：“五只小胖猪像是我们五个姐妹兄弟，两只大胖猪都带着眼镜，就像是我们的爸爸、妈妈。”

在邓小平卧室的柜子上还摆着小瓷鼠、小瓷虎、小瓷羊和小瓷牛，是他的四个不同属相的孙儿孙女们送的。

中国人隔代亲，哪个家庭都如此，邓小平更愿意逗孙子和孙女们玩。

邓小平与卓琳一共有5个孩子，二男三女。老大、老二和老三出生在战争年代，老四、老五解放后出生。卓琳为三个女儿全取了单名：邓林、邓楠、邓榕。“林”、“楠”、“榕”，都与卓琳自己的名字有关。卓琳的“琳”，去掉“王”字旁为“林”，先用来给大女儿命名；“林”再分成两半为“木”，分别与“南”、“容”组合，两个小女儿的名就出来了。楠树是最名贵的植物，榕树是南方最易成活，落地生根的一种亚热带乔

木。卓琳显然还有望女成林之意。

羊羊牵着爷爷的手，在活动室的一角坐下，工作人员端来一杯清茶递给邓小平，他啜着，看着。他喜欢这种家庭和谐的气氛。

邓小平已经戒烟3年了。他的家人也大多不吸烟。邓小平不抽了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不大好意思抽。1987年9月16日，邓小平在会见一群香港人时幽默地说：你们都是好人呀，我就有三个坏习惯，一个是抽烟，一个是酒，还有个最不符合西方生活方式——就是个痰盂。

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曾写道：

身穿米色毛装，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。他脚步轻快，检阅了仪仗队之后，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。

我看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，所以也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。我读过资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习惯。虽然总统府里有个规定，冷气房里不准抽烟，我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他摆了个烟灰缸。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。我也确保内阁会议室里的排气风扇都开着。

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。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，却是人中之杰。虽已年届74岁，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，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。

晚餐时，我请他尽管抽烟，他指着夫人说，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。他正在设法少抽。整个晚上他没抽烟，也不用痰盂。他看过报道，知道我对香烟敏感。

大政治家都是处理细节的高手。大艺术家和小艺术家的区别也在细节的处理上。同样一幅马，一幅虾的国画，徐悲鸿的马与齐白石的虾的神来之笔就在细节上的处理。一倾耳识官商，一按指知寒热。

1988年3月，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举行。邓小平投票后回到

座位，便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吸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收到一张小字条，上面写着：“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。”宋平看过后，就递给邓小平。邓小平看了看，笑笑就把烟熄了。此后，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抽烟。

专列上除了孩子们的笑声和童言无忌的嘻闹外，只有专列的车轮和铁轨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响声，分外清晰。

北方人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的南方过冬，叫“躲冬”。东北人称窝在一个小空间里躲避严寒叫“猫冬”。

这是一次躲冬。在中国的黑土地、黄土地、红土地及白山、黑山、青山之间，蜿蜒着四条大江大河——长江，黄河，黑龙江，珠江。黄河、黑龙江流域代表了北方，长江和珠江流域则代表了南方。而珠江流域的人又习惯将长江流域也归入北方。如果从气候带来分，也不无道理。

邓小平这次南行，就是过黄河，跨长江，直奔珠江，到岭南人心理意义的南方。

向南，向南，再向南。

严格地讲，此次南方之行是让邓小平到温暖的南方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。邓小平毕竟已是望九之年。

孔子说：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顺，七十从心所欲。邓小平毕竟过七十又十七年。

中央办公厅对邓小平的南方之行还是相当重视。1月3日，由三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到了广州。负责和先遣小组联系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。陈开枝是广东省负责接待安排中央领导的首席接待官。民间称其为广东省第一红白喜事专家。在广东凡是官方的大白事和大红事，在场的总指挥一定是陈开枝。

陈开枝，大鼻，大嘴，面黑，心热，一幅广东老农民的模样，为人

朴实、厚道。他常讲，对内要厚道，对外要公道，才能走上康庄大道。

中国民间对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、喜丧事，统统用两种色彩代表。喜庆、高兴的事称作“红事”，不吉祥、悲伤的事称作“白事”。引申到新闻报道上，诸如粮食大丰收、卫星上天、重点工程奠基、领导人出访、国与国建交、中秋节、元旦、春节的报道则可以称作“红新闻”；而那些森林大火、仓库爆炸、河道决堤、蝗虫泛滥、球迷闹事、伟大人物去世、火车相撞、飞机打滚的报道则可称作“白新闻”。

1990年10月2日这一天，对于讲究择日的广州市民来讲，佳日连着佳日，在以往的年份也是不多见的。

国庆节连着中秋节，亚运会连着秋交会。中国华南地区最大商都广州，一派节日盛装。各大建筑物门前升起来鲜艳的五星红旗，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“盼盼”的憨态和光怪陆离的商业广告牌、霓虹灯交相辉映。

北京亚运会捷报频传，中国体育健儿摘取的金牌总数已超过100枚，参加第62届广交会的中外商人已捷足先登，踏进广州各大繁华的酒店、宾馆；数以万计的海外游子也满含泪水扑进了久别的羊城亲人的怀抱。公园里鲜花似锦，游人如织，商场里熙熙攘攘，一片兴旺；茶楼饭店里高朋满座，欢声笑语。

广州被淹没在浓郁的喜庆气氛中。

突然，白云机场传出一声巨响，一团蘑菇状的黑云升腾在机场上空。尖啸凄厉的警报也随之拉响。9时4分，在白云机场，一架被劫持的波音飞机在着陆滑行时，连撞两架飞机。一场国际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空难发生了。

事件发生后，消防车、警车、救护车、指挥车一路鸣着刺耳的警报赶到出事地点。消防战斗员、武警战士、医生、公安人员、殡仪工人以及广东省、广州市和国务院的领导相继赶到现场，一场与死神争夺的战斗拉开了序幕。

也是这一天，空难事件的噩耗传遍了广州市的大街小巷。近百个不同职业的数千人主动放弃了休假，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假日，投身到抢救和善后工作中来。

在出事现场，广东省、广州市和广州民航局立刻成立了“10·2”事件善后处理小组，组成了一个400多人的工作机构，而其中任务最繁重、最具感情色彩的是大批即将到来的死难者亲属的接待工作。“10·2”事件善后处理小组组长就是陈开枝。

广州作为一个繁华的都市，曾接待过无数个国家元首、总理等贵宾，接待过各种肤色的商人、旅游者、投资家，接待过大批的探亲者、购物者、观光者和公出人员。但这次的接待却非同小可。善后小组接待组的200名工作人员，这次面对的是一批带着焦急、悲伤情绪的死难者家属。陈开枝告诫接待人员：我们设身处地为死难者家属着想，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情绪，也不管他们在感情冲动下有什么偏激行为，作为善后处理接待人员，一定要采取忍让态度，做到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而且要积极想办法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。

善后工作小组的工作人员，本着让党对死难者的关怀、政府对死难者的温暖从自己一言一行上体现出来的原则，默默地做了大量琐碎的工作。他们迅速联系了广州十几家宾馆、饭店，为近千名来自美国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和国内10多个省份的死难者家属的衣食住行，做了妥善周到的服务，并且圆满地完成了善后工作。

任何事情由他调度，一定是有理，有节，有度。正所谓木匠打老婆——有尺寸。这次也不例外。

现在身为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。当秘书长出身的人，有两个特长，时间的概念和细节的处理一定非常棒。他今天回忆起12年前的事，对数字和细节依然记忆犹新。

1992年元旦，陈开枝到南海过节，10点半，谢非亲自打来电话，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听得懂的话：“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，请你马上回来。”陈开枝知道，邓小平要来了。他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书记、市长辞别。

南海市长问：“有什么急事？吃了中午饭再走嘛！”

陈开枝抱歉地说：“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。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，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。”